

刘鲁颂

应须理舟楫，长啸下荆门

抵达成都的第二年春天，杜甫着手在西郊浣花溪畔修筑草堂，那时他就想买一艘船。当时成都南边万里桥侧有一个船市，各种各样的船只令他眼花缭乱，可惜他已将全部资金都投在草堂营建上了，手中没有余钱，只好在诗中叹息：“南市津头有船卖，无钱即买系篱旁。”即便这样，他还是在浣花溪边搭建了一个相当于码头的水槛，扎了一只竹筏临时替代船只。一年以后，资金稍稍宽裕了一些，他就立即买了一条小艇回来。在《进艇》《泛溪》等诗中可以看到，杜甫那段时间喜欢牵着妻子，在浣花溪中泛舟戏水，采莲逐蝶、品茶饮茶，感受着船给他一家带来的欢愉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条供人嬉游玩耍的小艇而已。入蜀头三年，杜甫都没有想过要置办一艘可以在长江航行的大船，直到广德元年(763)安史之乱结束时，他才产生了这个想法。那是宝应元年(762)冬季，唐王朝的平叛终于取得重大突破，在光复东都洛阳以后，趁势一连收复了河南、河北两道近十个州。几个月后，消息传到了巴蜀，正在梓州(今四川三台)周游的杜甫闻讯欣喜若狂，纵笔写下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一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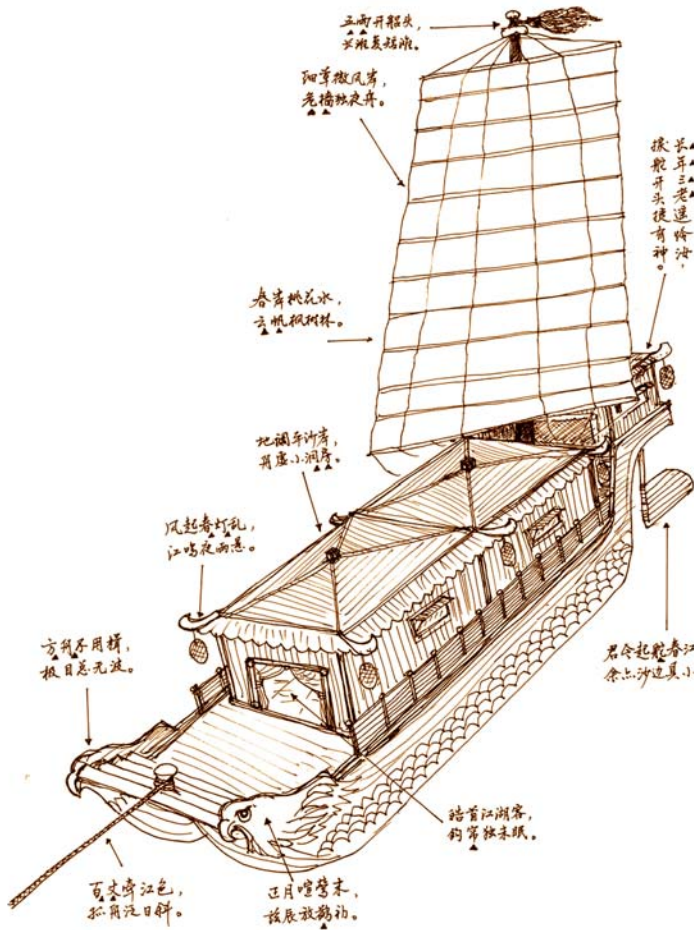
剑外忽传收蓟北，
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却看妻子愁何在？
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
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即从巴峡穿巫峡，
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从乾元二年(759)春暮辞别故乡家宅，如今已过去整整四年了。四年中，杜甫无一日不在思念故乡，但故乡好像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，听到洛阳光复的喜悦后，他仿佛从梦中回到现实，真正萌生回乡的念头。

他在《春日梓州登楼二首》诗中吟道：“应须理舟楫，长啸下荆门。”所谓“理”，即打理之意，我们可以理解为“租”，也可以理解为“买”。那么，杜甫到底是打算租船还是买船呢？

唐人出行，舟船与车马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，而在长途旅行中，舟船的优越性要比车马大得多。所以，当时客货船只租赁服务比较普遍，江河沿线各个州县都有舟船租赁点。如果杜甫要租船，应该在他的生活地梓州直接租赁最为便捷和划算。但事实上是，他最后是带着一家十余口人走了200里山路，从梓州赶到阆州(今四川阆中)，准备从那里起航。按常理分析，杜甫到阆州去租船的可能性极小。那么，“应须理舟楫”之“理”，就只剩下“买”这一个意思了。

在巴蜀各大造船基地中，阆州离梓州最近，船也相对便宜，这就是杜甫选择到阆州去买船的现实原因。其实，杜甫原来并没有到阆州买船的计划，他本来打算就近在梓州置办船只，最迟不晚于当年秋天启程返乡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春天，梓州的一次特殊的聚会改变了杜甫的想法。当时，梓州周边的阆州、果州(今四川南充)、遂州(今四川遂宁)等刺史齐聚梓州，杜甫也参与其中，并且陪同各位刺史游览了梓州的惠义寺。就是在这次聚会上，杜甫结识了阆州的王刺史。大约是王刺史向杜甫介绍了阆州造船的种种好处，聚会结束后，杜甫就与



杜甫的船到底有多大

杜甫离开蜀地直至逝世，生命最后的岁月都在船上度过。“船”既是他后半生的栖身之所，也映照出其一生颠沛漂泊的命运。刘鲁颂在新书《杜甫的船：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中，以“船”为线索，结合杜甫存世的诗文，讲述了一代诗圣最后十年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。一千多年来，人们普遍将杜甫的船想象为一叶破旧小舟，并将其与诗人的形象深度绑定。本书作者通过对诗文线索、现实逻辑的考辨，发现这艘船不仅高大宽阔、能容纳全家十余口人，更是一艘制作精良、陈设典雅、质量可靠的私家“豪船”。

朋友结伴而行去了阆州，并在途中留下了好几首诗，从诗中表现出来的情绪看，他的阆州之行与考察船市有很大的关联。例如，抵达盐亭县的当晚，这里离阆州已经不远了，杜甫倚杖漫步，看到江边有一个船市，天晚休市了，船只聚集在桥边随春潮摆动，这令杜甫非常兴奋。又如，在巴西县，绵州的窦刺史于驿亭设宴款待他，恰遇梓潼江春水大涨，汹涌的江流让杜甫激动不已，仿佛船已到手，他感觉自己就要驾舟中流，直抵万里之外了。诗人作诗，往往先有个“主意”，一首诗为何是这个“主意”而不是那个“主意”，往往是由诗人当时的心境甚至是潜意识左右的。此时，杜甫心中装着船的事，所以一路上注意的也尽是船的景，诗中就反复出现船的意象，而且越靠近阆州，有关船的景象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眼前，按现在的话讲，就是杜甫还没到阆州，就感受到了阆州这个造船基地的辐射力。

杜甫在阆州逗留了一个月左右，之后便在梓州和阆州之间往返穿梭。仲夏，他返回梓州；秋后，又来到阆州；年底，他因为女儿生病，在妻子催促下又返回梓州。第二年春天，他辞别了梓州的一众官员，率全家来到阆州，准备从这里乘船回乡。根据他的活动轨迹以及诗作透露的线索判断，他第一次到阆州

时，便在阆州城北四五十里路外的苍溪县下了造船的订单。他第二次到阆州时，定制的船已经初具规模，他与朋友骑马赶到苍溪县，很可能以船主的身份参与了这艘船“起橹”“挂帆”和“下水”的仪式。一年以后，他在《三韵三篇》一诗中对这些造船工序信手拈来，表明他一定体验过这方面的生活。

江流大自在，坐稳兴悠哉

帆船下水之后，便具备了水上航行的条件。在霏霏秋雨中，杜甫兴致勃勃地试航验收，乘船从苍溪返回阆州城内。他在《放船》诗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：

送客苍溪县，山寒雨不开。
直愁骑马滑，故作泛舟回。
青惜峰峦过，黄如橘柚来。
江流大自在，坐稳兴悠哉。

从诗中看得出来，杜甫的心情是多么愉悦。

杜甫试船的时候，“坐稳”是他最大的感受。在水中航行，平稳往往是最大的特征。后来杜甫在船上生活时，多次在诗作中描写这艘船的形态，都表明这是一艘大船。例如，《旅夜书怀》《过南岳入洞庭湖》《早行》《南征》等诗，均用“危樯”“高帆”“云帆”之类的词语形容这艘船桅杆之高大。杜甫在《遣闷》一诗中说“地阔平沙岸，舟虚小洞

房”，能给人“洞房”的感觉，说明这艘船的船舱空间不会太小。他还在《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》的序言中留下了船舱尺寸的数据记录，那是大历四年(769)在潭州(今湖南长沙)时，一天夜里，湖南幕府的侍御苏涣来船上拜访杜甫，应杜甫所请吟诵了自己的诗作，深深打动了杜甫，第二天回忆起来，仍然觉得苏涣的吟诵在“书篋几杖之外，殷殷留金石声”。须知，杜甫的杖藜产自梓州，是十分名贵的桃竹杖，至少有两米长，他能自如地携杖入舱，说明船舱的空间相当大，其高不会低于两米，其宽和纵深一定有数倍于杖藜的长度。

杜甫的船不仅大，其装饰和陈设也相当不俗。例如，他在《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》一诗中说“风起春灯乱，江鸣夜雨悬”，表明舱顶四角可能装饰着飞檐，檐下还悬挂着风灯。从《舟月对驿近寺》《小寒食舟中作》等诗中，我们还能了解到舱门上挂着竹帘，窗户上挂着风帘，船舱中间则设有屏风和虚幌。这些装饰和陈设，谈不上奢华，但称得上雅致。

据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一诗，天宝十四载(755)的时候，杜甫家有十口人，考虑到用在诗句当中数字有可能取整，因此，当时他的家庭人口可能是十人，也可能在十人以上。在长途旅行中，与杜家人共同生活的还有两三个奴仆，包括服侍洗漱的仆夫和打理勤杂的僮仆，以及三四个船工，包括把舵的“三老”和撑篙的“长年”。也就是说，这艘船需要具备承载近二十人长期生活的能力，船上不仅需要住宿和活动的舱位，还要有储藏行李、粮食、药裹、酒缸以及各种器物的空间。

至于杜甫个人，他有自己的情趣和习惯，最重要的就是船上要有一个读书、写作和会客的场所，舱内须宽敞明亮，身下须有坐席，面前须有几案，腰肘须有靠几，四周须有书架。杜甫天资聪颖、博闻强识，自诩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但他作诗用典稠密，单凭记忆是不可想象的。特别是四十岁以后，疾病使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，因此他是离不开书的，尽管生活漂泊不定，但他总习惯随身携带大量书卷，他与朋友的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，也会仔细地收藏起来，带在身边随时备查，因此船舱内书架必不可少。

最后，在长江长途航行必须经得起风浪，这艘船一定要尽可能坚固、平稳、宽敞，需用上好的木料并辅以精细的做工，这关乎全家人的性命。杜甫在《泛江》一诗中说“方舟不用楫，极目总无波”，表明他的船是一艘采用双体结构的“并舟”，船头船尾皆成方形，这种船的优点就是坚固、平稳、宽敞，比当时常见的两头尖的帆船要略长略宽，在水面上显得平稳宽大。据杜诗记录，这是一艘质量极好的船，在岷江、长江和湘江五年多的航程中，只在夔州有过一次故障维修的记录。

地阔平沙岸，舟虚小洞房

借助杜甫的诗歌，依据唐代船舶的基本形态以及唐人的生活习惯，我们仿佛能清晰地看到这艘一千二百余年前的木船。

这是一艘耀眼的，带有巴蜀风格的，俗称“并舟”的宽大帆船，保守地估计，其长20米以上，宽6米以上，船身绘有彩色纹饰，散发着楠木和桐油混合的清香。

船首两侧画着夸张的、彩色的

鸱鸟图案，用以在航行中恐吓水怪。船体中后部竖立着高大的桅杆和阔大的风帆，桅顶的候风器“五两”款款摆动，一俟风起，便横飞舞动，好似一只追逐白帆的飞鸟。

桅杆下方，靠前是一间带有多个窗户的船舱，前后足有十余米长，舱顶四角饰有飞檐，檐下悬挂风灯，这是杜甫一家生活起居的地方。

船头缠绕着粗大的缆绳和拉纤用的竹编“百丈”；船尾有一间棚屋，将长长的尾舵覆盖起来，略高于前方的船舱，即使遇有风雨，也不影响“三老”把舵的视线。这里既是“三老”的工作间，同时也是“三老”和“长年”憩息的地方。

船舱略略下沉一两个台阶，钩起船舱门前的竹帘，走进舱内，只需略微低头。舱内两侧窗户上的垂帘整齐地收束着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船舱，明亮而柔和；偌大的空间略无隔断，显得比实际更为宽敞，但中间备有屏风和虚幌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灵活地区隔生活空间。

船舱两壁整齐地摆放着书架，角落处码放着箱篋。木地板十分光洁，入口处摆放着几案、凭几，这是杜甫的工作区；深处则铺有枕席，是家人们的生活区。多人在这里或席地跪坐，或伸足平坐，或侧身斜坐，或盘足趺坐，或高枕而卧，空间绰绰有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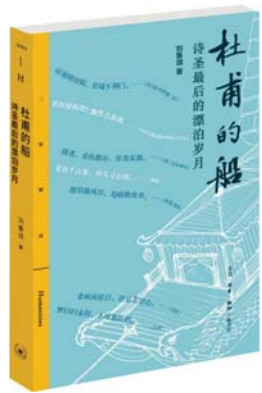
舱内笔墨纸砚自然是少不了的，还有一把剑、一张琴、一只鸟皮几以及数盆花，显示着主人雅致的精神品位。船板下的底舱则储存着粮食、药和酒，也透露了主人的生活习性。

当然，特别惹人注目的，还是那满架的书卷，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“书船”。要注意，唐代的书和今天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书卷或书轴，装订成册的线装书要到北宋以后才出现。那时，文章诗词抄写在麻纸上，有的写在绢上，一张纸或一幅绢卷成书卷，讲究的话还要将书卷装裱成书轴，这就是一“卷”。

每个书卷或书轴上都会贴一张竖条，用以标注卷中的内容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签”；富贵之家有用象牙做签的，称之为“牙签”。相同篇目的若干书卷或书轴，则用一张竹帘或布帛裹上，然后用连缀其上的布带或锦带系紧，这就是一“帙”；包裹书轴的竹帘或布帛称为“书衣”，书衣上用来系紧的带子称为“妨”。居家藏书，一般是将书按帙置于架上，称为“插架”；携书外出，一般是将书帙存放在竹编小箱匣篋之中。

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杜甫的船舱内，舱壁排满书架，书架上书帙整齐地码放着，书签参差悬挂，和着江风摆动，“仿佛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从千年前穿越而来”。

(本文摘自《杜甫的船：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杜甫的船：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刘鲁颂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